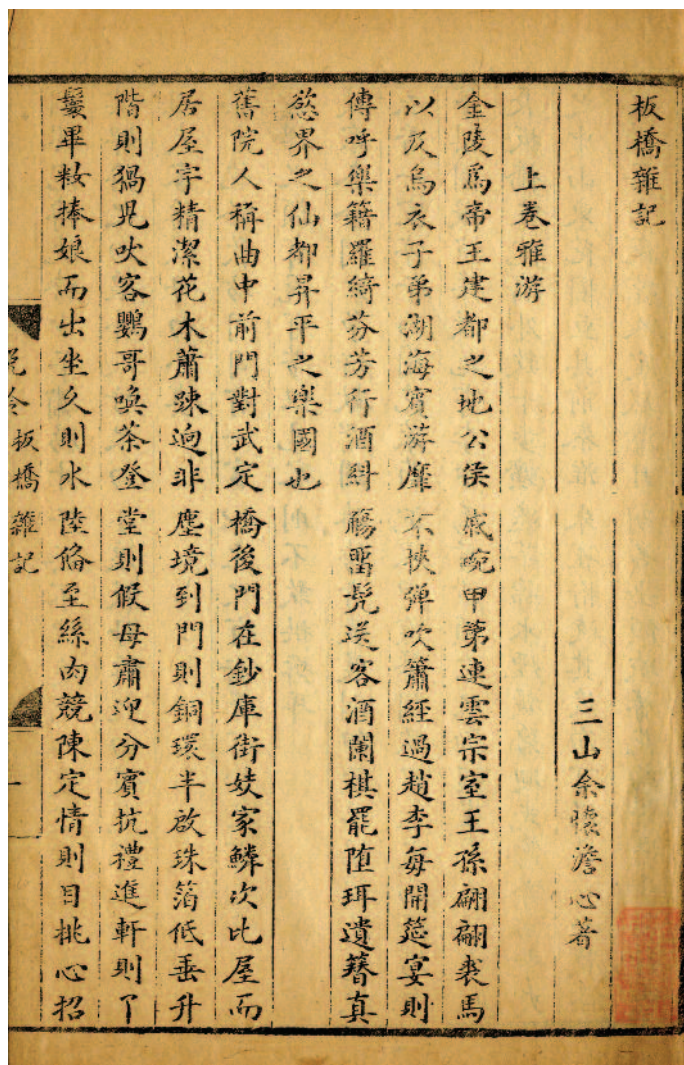


傳圖館藏古籍《板橋雜記》

版本初探



《說鈴·後集》之《板橋雜記》卷首（清康熙四十四年刊本）

徐嫻鴻
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

古今論衡 第 24 期 2013.6

一、前言

傅斯年圖書館（以下簡稱傅圖）典藏古籍《板橋雜記》^①為明末遺民余懷（1616-1696）所撰，是清代著名筆記小說之一。《板橋雜記》一書影響後世的青樓冶遊書寫，亦常被學界提出討論，探討議題包含：明代遺民情懷、明代青樓文化、明代名妓與崑曲文化等，^②其在研究明代歷史與青樓文學上頗具關鍵，本書曾譯成日文出版，^③對江戶時代的日本文學亦有影響，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大木康先生曾在《中國遊里空間——明清秦淮妓女の世界》中提出：本書「對於江戶文藝的影響可說是俯拾皆是」。

以下先簡要介紹《板橋雜記》的內容，《中國文言小說總目提要》記載：

《板橋雜記》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、《八千卷樓書目》小說家類著錄，三卷。今有叢書及單行本多種，通行者有《叢書集成》初編本。全書三卷，卷為一類。卷一「雅游」，記南京妓院盛況，每可見諸院陳設及習俗；卷二為「麗品」，為當時名妓小傳；卷三為「軼事」，記當時與妓院相關的各色人等軼事。本書雖為冶遊香豔之作，但作者卻藉以寄托其亡國亡家之痛。其中或以易代前後盛衰對比抒發其傷今弔古之感。……本書善以瑣碎情事折射時代悲劇，足見其見識不凡。書中語言簡淨纖麗，情感沉郁纏綿。其見識及筆力均非當時及以後淺薄浮艷之作所能及。後代仿此書而作者不少，如珠泉居士《續板橋雜記》、周國英《揚州夢》等。^④

① 本文參考文本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（以下簡稱傅斯年圖書館）藏的古籍《板橋雜記》八種版本：「康熙說鈴後集本」、「乾隆龍威秘書本」、「道光昭代叢書本」、「同治說鈴本」、「光緒艷史叢鈔本」、「光緒金陵叢刻本」、「光緒雙煤景閣本」、「宣統香豔叢書本」。此外其他可參考的補校本還有李金堂先生校注的《板橋雜記（外一種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），李金堂校注本是以《昭代》本為底本，以《說鈴》本及各本補正。另外還可參考南京出版社的《南京稀見文獻叢刊》的《板橋雜記·續板橋雜記·板橋雜記補》（南京：南京出版社，2007第2刷），此本以葉德輝《雙煤景閣叢書》本為底本，參以《虞初新志》、《秦淮香豔叢書》、《香豔叢書》、《南京文獻》等所收之本，本書無校記。本文論述及引用資料主要是以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四年的《說鈴·後集》刊本為主，如有文字不明處再參考其他版本作為補充。

② 近五年來學界以《板橋雜記》為討論材料所做的研究不少，多與明遺民、青樓文化、名妓與崑曲等主題相關，專書如日·大木康著，辛如意譯，《風月秦淮：中國遊里空間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2007）。期刊則可參考以下二篇：李孝悌，〈桃花扇底送南朝——斷裂的逸樂〉，《新史學》17.3（2006）：1-59；華瑋，〈馬湘蘭與明代後期的曲壇〉，《戲曲學報》2（2007）：55-82。學位論文則有四本：陳羿秀，《《色道大鏡》與《板橋雜記》的中日名妓形象——吉野與李香君的比較研究》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7）；陳麗禎，《晚明青樓才女研究——以秦淮八艷為觀察主軸》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班碩士論文，2007）；王安婷，《娛樂消費與印刷文化：以萬曆後期青樓的情愛書寫與閱讀為中心》（南投：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，2007）；李曉寧，《晚明風月文化：以《青樓韻語》為探討核心》（嘉義：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暨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8）。

③ 日·大木康，《風月秦淮：中國遊里空間》。《板橋雜記》曾在明和九年（1772）以中文原文和日文譯文並列的方式首次在日本刊行，之後又在一八〇三、一八〇四年分別再版並且更名後重新發行。

④ 寧稼雨，《中國文言小說總目提要》（山東：齊魯書社，1996），頁373。

作者余懷，字澹心、無懷，號漫翁、曼持老人，莆田（今屬福建）人。生於明萬曆四十四年（1616），卒於清康熙三十五年（1696），崇禎末年曾為南京兵部尚書范景文（1587-1644）幕僚，任平安書記，明亡不仕，流寓金陵、蘇州等地。其詩文以書寫亡國之痛為主，與杜浚（1611-1687）齊名，事蹟見《東越文苑傳》、《福建通志》等。余懷「少長承平之世，偶為北里之遊。長板橋邊，一吟一咏，顧盼自雄」，^⑤正因為余懷長期寓居於「欲界之仙都，昇平之樂國」^⑥——南京，所以才能描繪出秦淮河畔、曲中舊院的種種風貌，他與青樓名妓亦常有交往，「所作歌詩，傳誦諸姬之口」，^⑦「流寓白下，頗事聲伎，過江風流推以為領袖。常賦金陵懷古詩」，^⑧當時與余懷經常往來的友人還有冒襄（1611-1693）、方以智（1611-1671）、尤侗（1618-1704）等，他們之間的往來留下不少詩作，記錄下晚明金陵城華麗輝煌的一面。在余懷的〈板橋雜記序〉文中可見其寫作之由：

或問余曰：《板橋雜記》何為而作也？余應之曰：有為而作也。或者又曰：一代之興衰，千秋之感慨，其可歌可錄者何限？而子惟狹斜之是述，艷冶之是傳，不已荒乎？余乃听然而笑曰：此即一代之興衰，千秋之感慨所繫也。金陵古稱佳麗之地，衣冠文物盛於江南，文采風流甲於海內，白下青谿，桃葉團扇，其為艷冶也多矣。洪武初年，建十六樓以處官妓，淡煙輕粉、重譯來賓，稱一時之盛事，自時厥後，或廢或存，迨至百年之久，而古蹟寢湮。存者惟南市、珠市及舊院而已。南市者，卑屑所居；珠市者，間有殊色；若舊院，則南曲名姬、上廳行首皆在焉。余生也晚，不及見南部之烟花，宜春之子弟，而猶幸少長承平之世，偶為北里之遊，長板橋邊，一吟一咏，顧盼自雄，所作歌詩，傳誦諸姬之口，楚潤相看，態媚互引，余亦自詡為平安杜書記也。鼎革以來，時移物換，十年舊夢，依約揚州，一片歡場，鞠為茂草，紅牙碧串，妙舞清歌，不可得而聞也。洞房綺疏，湘簾繡幕不可得而見也。名花瑤草，錦瑟犀毗，不可得而賞也。間亦過之，蒿藜滿眼，樓館劫灰，美人塵土，盛衰感慨，豈復有過此者乎？鬱志未伸，俄逢喪亂，靜思陳事，返念無因，聊記見聞，用編汗簡，效東京夢華之錄，標嵯公蚬斗之名，豈徒狹邪之是述，艷冶之是傳也哉？客躍然而起，曰：如此，則不可以不記，於是作《板橋雜記》。^⑨

⑤ 余懷，《板橋雜記》（收入《說鈴·後集》[臺北：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四年（1705）刊本]，第16冊），〈序〉，頁1。

⑥ 同上書，卷上，〈雅游〉，頁1。

⑦ 同上書，〈序〉，頁1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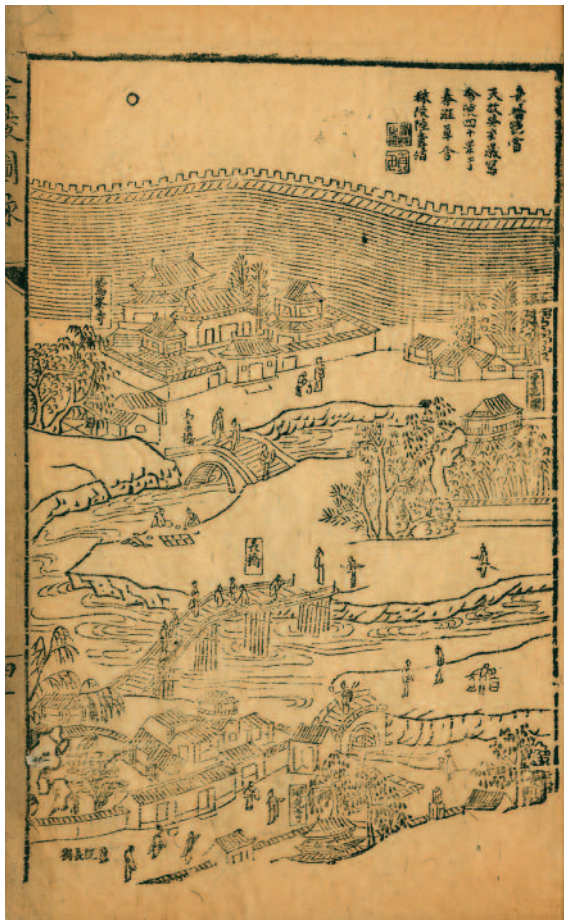
⑧ 謝正光、范金民編，《明遺民錄彙輯》（南京：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5），頁179；引自閩名朝鮮人，《皇明遺民傳》（北京大學影鈔本，1936），卷五。

⑨ 余懷，《板橋雜記》（收入清·馬俊良輯，《龍威秘書·第七集·吳氏說鈴攬勝》[臺北：傅斯年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十九年（1794）石門馬氏大西山房刊本]，第51冊），〈序〉，頁1a-2a。案：傅斯年圖書館藏「康熙說鈴後集本」未見此序文，疑闕葉。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中之「康熙說鈴後集本」《板橋雜記》中收有此序文；見《續修四庫全書·子部·小說家類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說鈴本影印，1997），第1272冊，頁10。

甲申之變（1644），明清易代，余懷因為「鬱志未伸，俄逢喪亂」，^⑩開始有了創作此書的念頭，「靜思陳事，返念無因，聊記見聞，用編汗簡」，^⑪效仿《東京夢華錄》記錄前朝城市生活的美好與《教坊記》記載教坊樂妓的制度、歌舞表現、軼事，終於在康熙三十二年（1693），也就是余懷逝世的前三年著成此書，目的在呈現「一代之興衰，千秋之感慨」，^⑫而非「狹邪之是述，艷冶之是傳」，^⑬藉追憶明末金陵選色徵歌的繁華風貌，反襯昔盛今衰的蒼涼沒落之感。

《板橋雜記》文中的背景「舊院」是研究明代金陵青樓文化不可不提的重要場域，舊院是明代初年設立的官營妓院，原名富樂院，舊院和十六樓都是明太祖朱元璋為促進商業繁榮及地方娛樂而設。舊院因地理位置上與貢院隔著秦淮河相對：「舊院與貢院遙對，僅隔一河，原為才子佳人而設。逢秋風桂子之年，四方應試者畢集，結駟連騎，選色徵歌」，^⑭地利、人文、經濟環境影響下，舊院一帶漸趨繁榮，吸引大量的旅居人口，在此遊歷，體驗所謂的江南生活。在舊院外不遠處，即是人稱「長板橋」一

帶，本書名《板橋雜記》的「板橋」二字即由此而來。如〈長橋艷賞圖〉（圖一）中的「長橋」即為「長板橋」之簡稱，為明人朱之蕃（1546-1624）收入《金陵圖詠》^⑮的重要景點，在研究南京城市圖像與歷史記憶上是相當重要的資料。^⑯



圖一：《金陵圖詠》中之〈長橋艷賞圖〉

⑩ 余懷，《板橋雜記》（收入《說鈴·後集》），〈序〉，頁1。

⑪ 同上註。

⑫ 同上註。

⑬ 同上註。

⑭ 同上書，卷上，〈雅游〉，頁1。

⑮ 明·朱之蕃撰，《金陵圖詠》（臺北：傅斯年圖書館藏明天啓間〔1621-1627〕刊本），第1冊，頁40a；附〈金陵雅遊編〉一卷（明·金孟麟撰）、〈金陵圖考〉一卷（明·陳沂撰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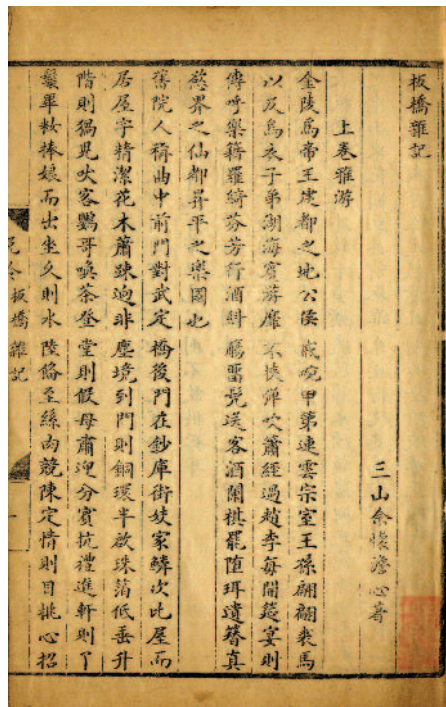
⑯ 王正華，〈過眼繁華——晚明城市圖、城市觀與文化消費的研究〉，收入李孝悌編，《中國的城市生活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2005），頁39-41。王正華先生提到：「晚明南京有名的文士朱之蕃集四十景合成《金陵圖詠》一書，更為景點圖繪之大全。……明代中葉後南京重要文士所建立的歷史記憶，在前代多重懷古意象的對照下，藉著多種記述與圖像重新建立南京的歷史性與地區特色。《金陵圖詠》中即有『烏衣晚照』」

二、傳圖館藏《板橋雜記》的版本

《板橋雜記》版本衆多，可分三卷本和一卷本，然多收錄於叢書中。三卷本有：清代康熙刊本《說鈴·後集》、乾隆刊本《龍威秘書》、清癸香閣抄本等；一卷本如：道光刊本《昭代叢書·別集》、同治刊本《藝苑摺華》等。從「傅斯年圖書館珍藏善本圖籍書目資料庫」檢得傳圖館藏的八種版本，其中三卷本的內容均包含：〈余懷序〉、上卷〈雅游〉、中卷〈麗品〉（含〈珠市名妓附見〉）、下卷〈軼事〉、〈附錄〉、〈附錄盒子會〉。¹⁷ 以下依序介紹傳圖館藏各版《板橋雜記》的基本資料。

（一）清康熙四十四年刊本

收在《說鈴》後集的《板橋雜記》三卷本，傳圖館藏的是康熙四十四年（1705）刊本（圖二）。半頁十一行二十五字，左右雙邊，雙魚尾，細黑口，高 23.2 公分、廣 15.2 公分，版心題「說鈴 板橋雜記」，共二十二葉，正文卷端首二行題為「板橋雜記」、「三山余懷澹心著」。



圖二：《說鈴·後集》之《板橋雜記》卷首

（二）清乾隆五十九年石門馬氏大酉山房刊本

收在《龍威秘書》第七集《吳氏說鈴攬勝》的《板橋雜記》三卷本，是乾隆五十九年（1794）刊本（圖三）。半頁九行二十字，四周雙邊，無魚尾，細黑口，高 18.2 公分、廣 11 公分，版心題「說鈴 板橋雜記」，序一頁，內文三十三葉，正文卷端首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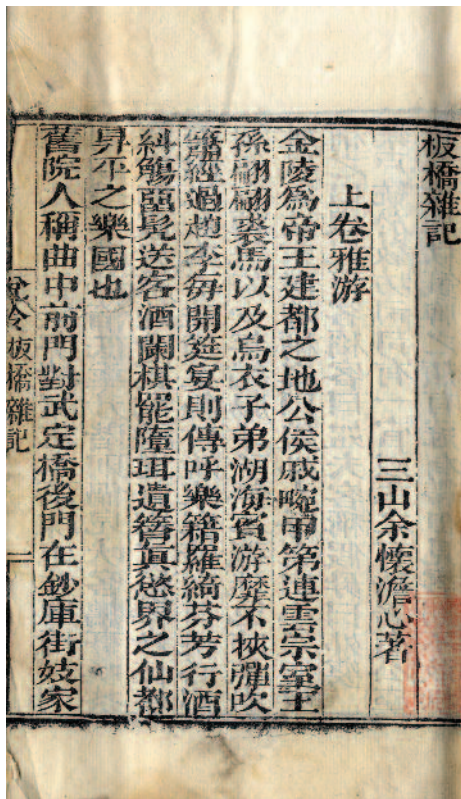
一景，對於三十餘景的描述也強調傳統根源，即使代表南京花花世界的遊女畫舫，城市中方有的紙醉金迷，也籠罩在一片追憶中，化成歷史的一部分。……朱之蕃的作法雖援用了蘇州的方式，以景點切入，卻加入許多文伯仁所無的景觀，企圖以完整的景點免除遺珠之憾。由此觀之，朱之蕃著意的仍在全城的感覺，與蘇州傳統不同。更何況，朱之蕃的景點多在城內，而蘇州畫中則以城外為主，例如張宏的《蘇台十二景圖冊》。」

¹⁷ 傅斯年圖書館網頁於民國八十九年（2000）十二月增建「傅斯年圖書館珍藏善本圖籍書目資料庫」，包含了館藏善本書、古籍線裝書、金石拓本、俗文學等書目資料，民國九十一年（2002）已將上述善本古籍相關資料庫整合於一檢索網頁，可直接經由該網頁點選所需檢索的資料庫。截至民國九十三年（2004）八月，該整合性書目資料庫共收錄 54,636 筆，其中館藏善本書有 4,149 筆，古籍線裝書有 7,157 筆，金石拓片有 22,557 筆，俗文學有 20,773 筆，目前收錄資料共 104,234 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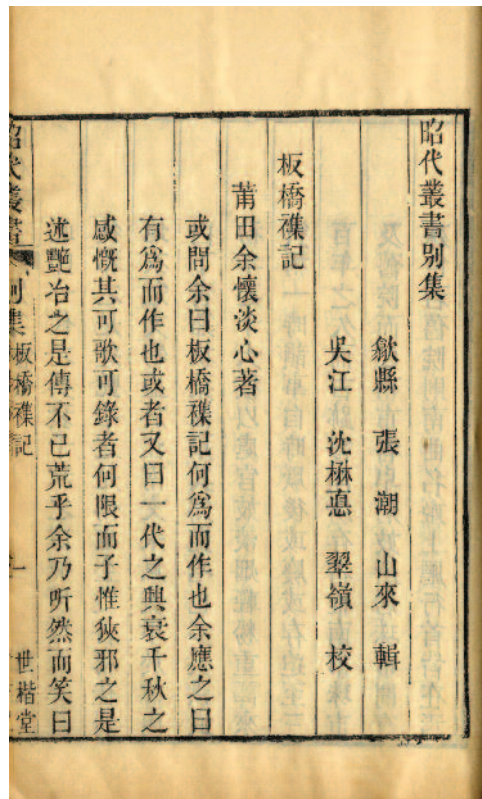
行題為「板橋雜記」、「三山余懷澹心著」。本書內容中提到「錢牧齋」（1582-1664）、「錢虞山」皆是以墨釘的形式蓋去姓名。¹⁹正文前收有尤侗的〈題板橋雜記〉。

（三）清道光二十九年吳江沈氏世楷堂刊本

收在《昭代叢書》別集的《板橋雜記》一卷本，是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吳江沈氏世楷堂的刊本（圖四）。半頁九行二十五字，左右雙邊，花口，單魚尾，高 24.1 公分、廣 15.3 公分，版心題「昭代叢書 別集 板橋雜記卷七 世楷堂藏板」，小引一葉，內文和跋共三十三葉，正文卷端首五行題為「昭代叢書別集」、「歙縣 張潮山來 輯」、「吳江 沈琳惠 翠嶺 校」、「板橋雜記」、「莆田余懷淡心著」。昭代本《板橋雜記》卷首收有：《欽定四庫全書總目·子部小說家類存目·板橋雜記三卷》、張潮撰〈板橋雜記小引〉，卷末有：心齋居士〈跋〉。



圖三：《龍威秘書·說鈴·板橋雜記》卷首



圖四：《昭代叢書·別集·板橋雜記》卷首

¹⁹ 錢謙益號「牧齋」、「虞山」，該名號被挖去者在本書中一共有二處，分別在：「虞山□□□金陵雜題絕句中有數首：淡粉輕煙佳麗名……」（□□□應做「錢牧齋」）（見《板橋雜記》，收入《龍威秘書·第7集·吳氏說鈴攬勝》〔臺北：傅斯年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十九年刊本〕，第51冊，〈上卷·雅游〉，頁5）、「寇湄，字白門。□□□詩云：寇家姐妹總芳菲……」（□□□應做「錢虞山」）（見《板橋雜記》，〈中卷·麗品〉，頁22），錢謙益之書在乾隆三十四年被列入禁燬對象，故此乾隆五十九年刊本的《板橋雜記》中，其姓名在書中已被挖去。

(四) 清同治七年序刊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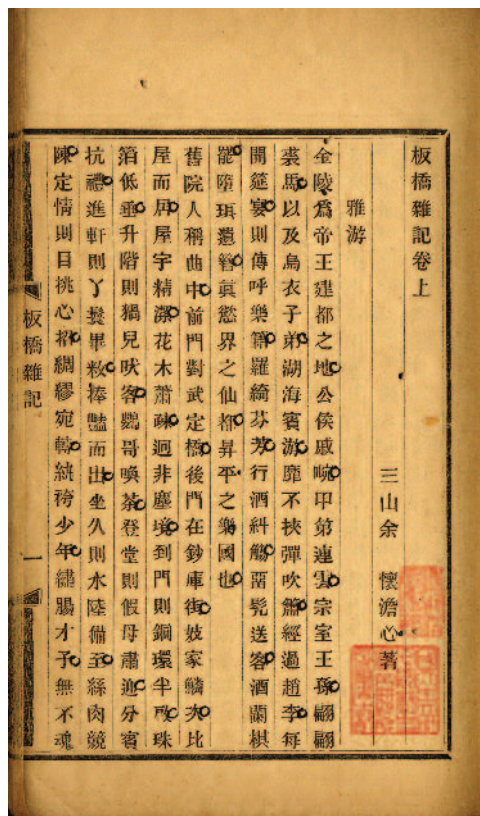
《藝苑摺華》第十七冊《說鈴》收錄《板橋雜記》一卷本，為同治七年（1868）的刊本（圖五）。半頁九行二十字，四周雙邊，白口，無魚尾，高 16.5 公分、廣 11.8 公分，共三十六葉，版心題為「說鈴 板橋雜記」，卷端首三行題為「板橋雜記」、「三山余懷澹心著」、「上卷雅游」。卷首也收有尤侗的〈題板橋雜記〉。

(五) 清光緒四年淞北玉鮓生刊行本

《艷史叢鈔》第一冊收錄《板橋雜記》三卷本，是光緒四年（1878）玉鮓生（即王韜，¹⁹ 1828-1897）刊本（圖六）。半頁十二行二十三字，四周雙邊，粗黑口，雙魚尾，高 20.2 公分、廣 13.2 公分，共二十七葉，扉頁為「南海潘翔」題籤，扉頁背面鐫「戊寅季夏吳下老饕重校刊行」。²⁰ 卷末有余懷〈後跋〉，王韜跋文。



圖五：《藝苑摺華·說鈴·板橋雜記》卷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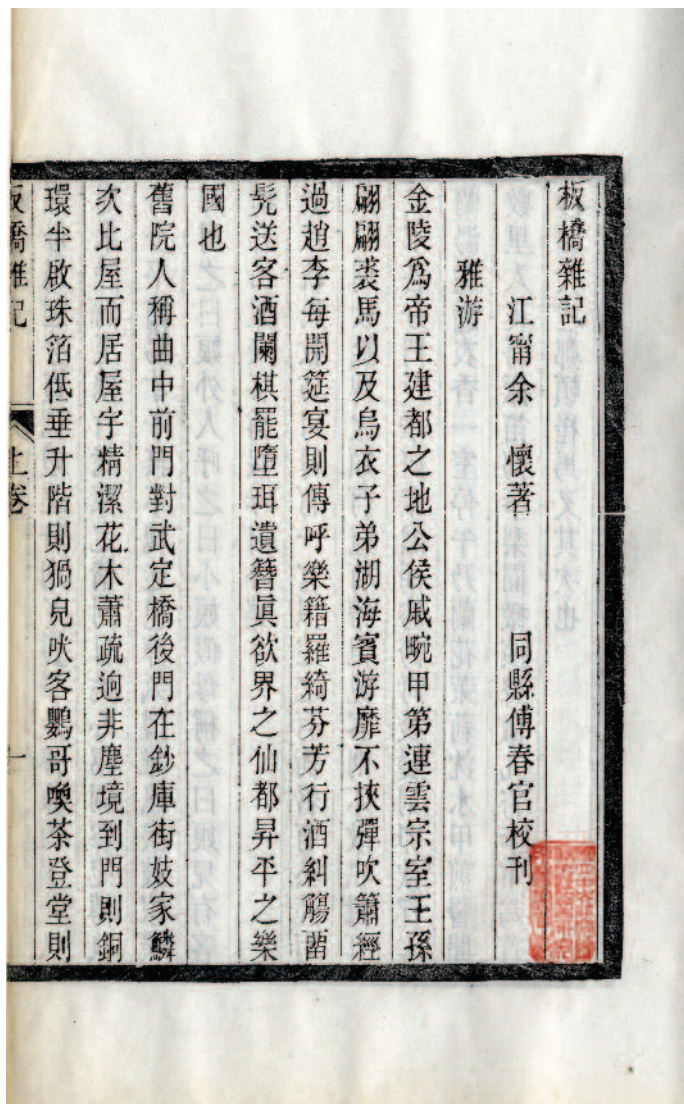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六：《艷史叢鈔·板橋雜記》卷首

- ¹⁹ 王韜，江蘇蘇州城外長洲之甫里人，生於清道光八年十月，原名利賓，乳名蘭瀛，登科後改名瀚，南逃香港後改名韜。字蘭僊，號子九，登科後改字嫻金。一字仲衡，號蘭卿、蘭君、蘭今、仲弢、子潛、子詮、紫詮、紫衲、無晦。另有別號甚多：蘅華館主、甫里逸民、松濱逋客、淞北玉鮓生、滬北濱萌、淞北逸民、吳下老饕……等等，字號別名至少有七十個，參考自游秀雲，《王韜小說三書研究》（臺北：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2006），頁 16。其附錄二列有「王韜字號別名出處一覽表」。
- ²⁰ 吳下老饕，亦是王韜的別號之一。可參考游秀雲，《王韜小說三書研究》，附錄二，「王韜字號別名出處一覽表」，頁 292。

(六) 清光緒二十七年江寧傅氏晦齋刊本

《金陵叢刻》第五冊收錄《板橋雜記》三卷本，光緒二十七年（1901）傅春官（1878-?）^②刊本（圖七）。為「宛平俞明震」題籤，扉頁背面鐫「光緒辛丑夏中□晦齋」，半頁十一行二十一字，左右雙邊，花口，單魚尾，高 28.6 公分、廣 16.8 公分，共三十五葉。卷末收有：傅春官〈重刻板橋雜記跋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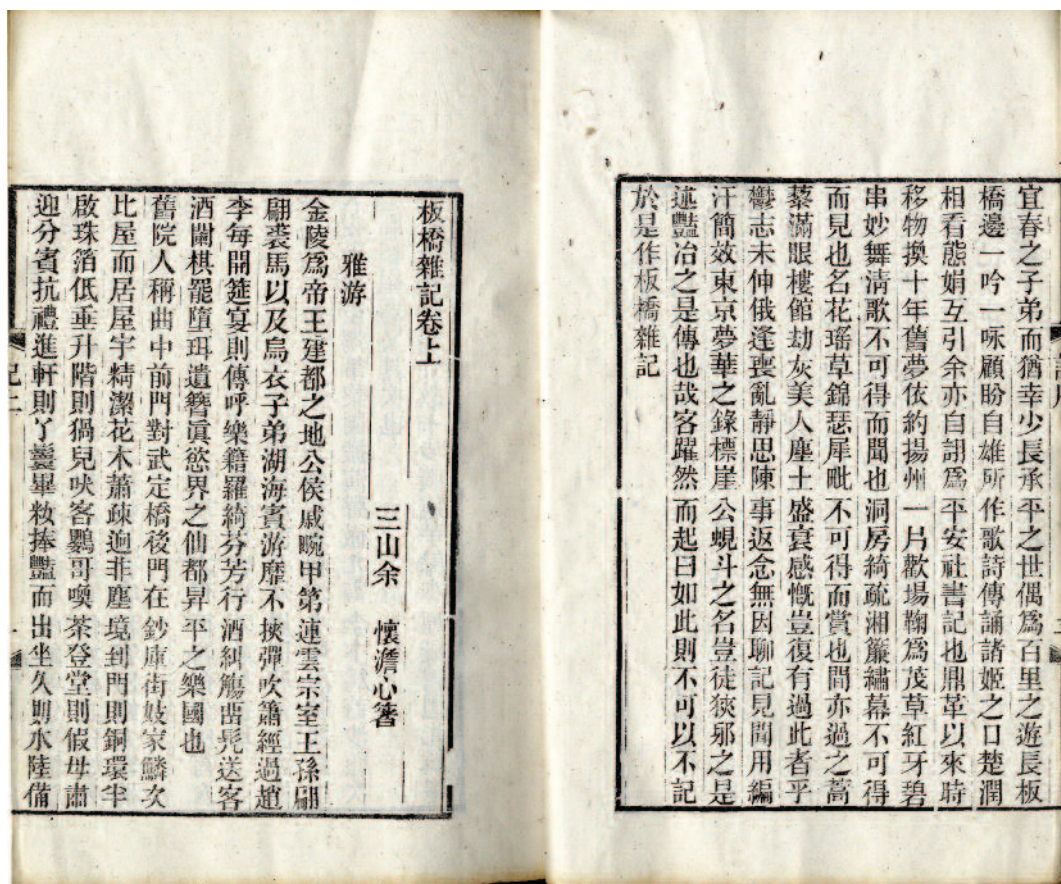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七：《金陵叢刻·板橋雜記》卷首

^② 傅春官，字苕生，清末民國江寧府上元人。清優貢生，二品頂戴，軍機處存記、農工商部議員、總辦江西農工商礦局、江西補用道，歷任潯陽觀察、江西實業學堂總辦、江西勸業道尹、潯陽道尹。

(七) 清光緒三十四年長沙葉氏刊本

收在《雙槎景閣叢書》別集的《板橋雜記》三卷本，是光緒三十四年（1908）葉德輝（1864-1927）的刊本（圖八）。半頁十一行二十二字，左右雙邊，黑口，雙魚尾，高 26.2 公分、廣 17.8 公分，扉頁為「雷愷」題籤，扉頁背面鐫「光緒戊申秋仲長沙葉氏校刊」，正文卷端首兩行題為「板橋雜記卷上」、「三山余懷澹心著」。卷前序文：尤侗〈題板橋雜記〉與〈余懷序〉，題記和序文內容皆與乾隆五十九年（1794）石門馬氏大西山房「龍威秘書本」、同治七年（1868）「藝苑摺華本」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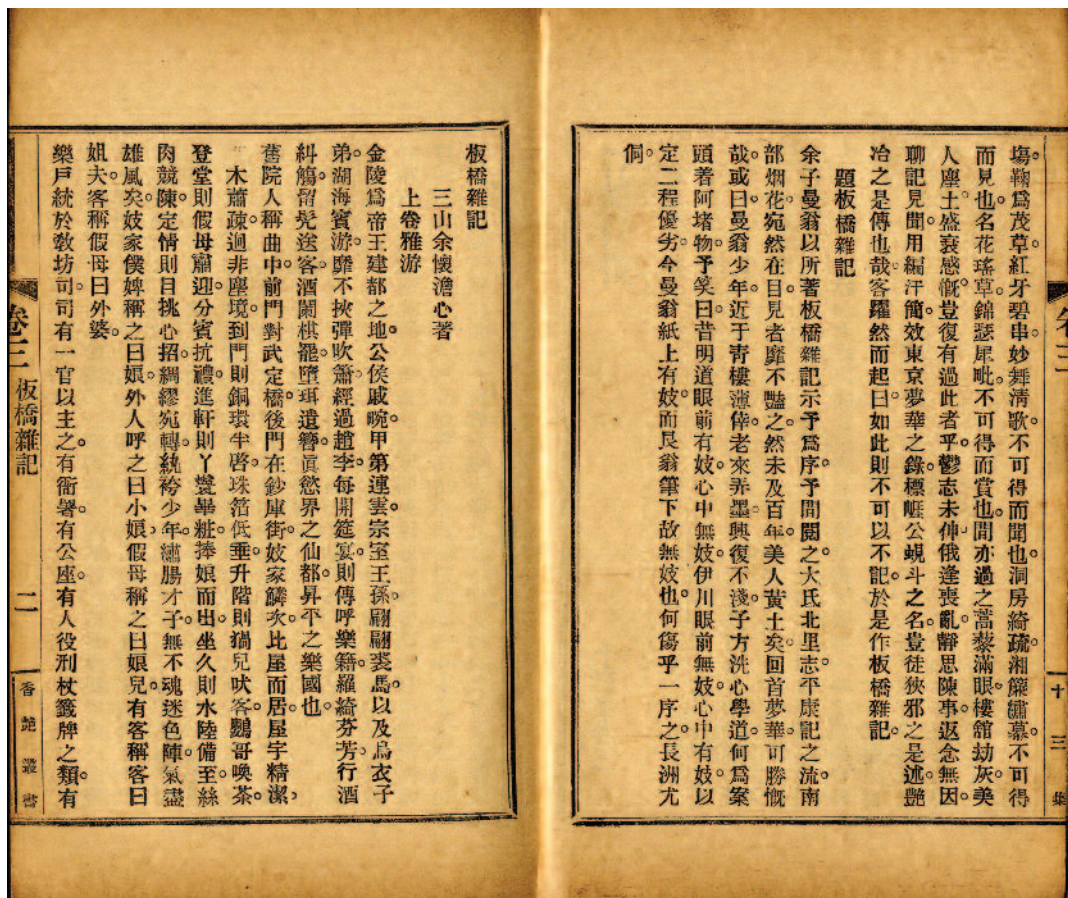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八：《雙槎景閣叢書·板橋雜記》卷首

(八) 清宣統二年國學扶輪社排印本

《香豔叢書》十三集卷三收錄《板橋雜記》三卷本，宣統二年（1910）國學扶輪社（1910-1913）排印本（圖九）。「國學扶輪社」是清末民初的出版機構，出版過不少古籍，其中銷數最多的便屬《香豔叢書》，以香豔二字為號召，在清末宣統二年出

版，民國後再版五次，署名為「蟲天子」，是王均卿的別署，王均卿是南社名宿，以擅撰駢文出名。²²該叢書中所收《板橋雜記》，半頁十三行三十字，四周雙邊，黑口，單魚尾，共十八葉，高 13 公分、廣 20 公分，版心題「卷三 板橋雜記」，下象鼻題「香豔叢書」。卷前尤侗〈題板橋雜記〉與〈余懷序〉皆與乾隆五十九年石門馬氏大西山房「龍威秘書本」、同治七年「藝苑摺華本」、光緒三十四年長沙葉氏「雙棧景閣本」相同。卷末有余懷〈後跋〉。



圖九：《香豔叢書·板橋雜記》卷首

²² 鄭逸梅，〈國學扶輪社、秋星出版社的史料〉，《舊聞叢刊·出版史料》2（2004）：126-128。文中提到《香豔叢書》的凡例有三條：「一、本集搜輯隨時，不拘朝代先後，今人亦間登一二，多是可驚可喜未經刊刻之作。二、本集所選，以香豔為主。無論詩詞樂府，足以醉心蕩魄者，一例採入。三、本集所刊，均是海內藏書家秘本，名人校訂本，間有可疑處，不敢臆改，以存其真，大雅諒之。」因為該叢書所收的內容不拘時代，難免雜亂，選擇也不夠嚴格，有些是平常習見之作，有些確是可珍秘笈，藉此流傳，這個功績也不能一筆抹煞。《香豔叢書》出版的主要作品包括：《花底拾遺》、《美人譜》、《婦人集》、《三婦評牡丹亭雜記》、《十國宮詞》、《海鷗小譜》、《髻鬟品》、《影梅庵憶語》、《雜事秘辛》、《清閒供》、《天啓宮詞》、《名香譜》、《蜀錦譜》、《芍藥譜》、《瑤臺片玉》、《勝朝彤史拾遺記》、《玉臺書史》、《楚辭芳草譜》、《菊譜》、《小螺庵病榻憶語》、《五石瓠》、《金園雜纂》、《茯苓仙傳奇》、《王氏蘭譜》、《夏間晚景》、《海棠譜》、《洛陽牡丹記》、《明制女官考》、《武宗外紀》、《瓊花集》、《松濱瑣話》、《湘烟小錄》、《琵琶錄》、《板橋雜記》、《讀紅樓夢雜記》、《秦淮畫舫錄》、《花燭閒談》、《清溪惆悵集》、《對山餘墨》、《吳絳雪年譜》、《吳門畫舫錄》、《粉墨叢談》、《青塚志》、《白門新柳記》、《雪鴻小紀》、《石頭記分評》、《石頭記評贊》、《花國劇談》、《紀唐六如逸事》等。其中有些是海陵徐積餘等藏書家的手抄本，由王均卿以友誼情商，才得公開印行。

三、《板橋雜記》版本比較

綜合以上八種版本進行版本比較，可發現傅圖所藏《板橋雜記》目前可見最早的善本古籍為康熙四十四年的刊本。此本收錄在《說鈴·後集》中，內容字體優美，可惜版面的中間部分有斷版。

乾隆五十九年的石門馬氏大酉山房刊本，收錄在《龍威秘書》，此書中的《吳氏說鈴攬勝·板橋雜記》內容與康熙年間的刊本大致相同，差別在於此本收有余懷的〈序〉文和尤侗的〈題記〉。從尤侗的〈題記〉中，可知余懷撰述《板橋雜記》後，先與好友尤侗分享，並邀其寫序，尤侗云：「余子曼翁以所著板橋雜記示予為序，予間閱之大氏北里志平康記之流，南部烟花宛然在目，見者靡不豔之。然未及百年，美人黃土矣，回首夢華可勝慨哉」。²⁵此版本特色在於，文中凡是「錢牧齋」、「錢虞山」（錢謙益）等字均被挖去，此與乾隆在三十四年（1769）下旨銷毀錢謙益之作有關係，²⁴在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）二月初八日，兩江總督薩載（?-1786）奏文中提到：「昭代叢書：新安張潮輯，內悟語一卷，係石龐天外談內一種，又板橋雜記內，錢謙益絕句八首，應請抽禁」。

道光二十九年的吳江沈氏世楷堂刊本的《板橋雜記》，收錄在《昭代叢書》內，文章除了前述《說鈴》本所收錄內容之外，又多收錄明代文人張潮所寫的小引、跋文，張潮在小引中寫下其讀書心得：「觀其所著《板橋雜記》，已不勝今昔之感，又況余輩少先生三十餘歲，徒於傳聞中，識其影響而已」，²⁵在卷末張潮的〈跋文〉中則將此書與當時狹斜娼妓相比，認為余懷筆下的名妓是有「雅俗之分」，又能「才技兼優，人文雙擅」。²⁶本書在卷前放入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的介紹：「上卷為雅遊，中卷為麗品，下卷為軼事，文章淒縟，足以導欲增悲，亦唐人北里志之類，然律以名教，則風雅之罪人矣」，²⁷有助於瞭解本書內容和撰寫體例。

同治七年《藝苑摺華》則是翻刻自乾隆五十九年《龍威秘書·吳氏說鈴攬勝·板橋雜記》，內容上完全相同。

²⁴ 余懷，《板橋雜記》（收入《說鈴·後集》[臺北：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四年刊本]，第16冊），〈題記〉，頁1。

²⁵ 從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內閣大庫檔案資料庫」檢得以下資料可證：「乾隆34年6月6日」〈戶部為著銷燬錢謙益所著事〉中記載：「所有錢謙益所著，初學集、有學集，荒謬背謬，必當早為銷燬，奉上諭一道。」可知乾隆於34年6月6日頒發諭旨，下令禁燬錢謙益相關著述。

²⁶ 余懷，《板橋雜記》（收入《昭代叢書·別集》[臺北：傅斯年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吳江沈氏世楷堂刊本]，第161冊，卷七），〈板橋雜記小引〉，頁1。

²⁷ 同上書，〈板橋雜記跋〉，頁1。

²⁸ 同上書，《欽定四庫全書總目·子部小說家類存目·板橋雜記三卷》，頁1。

光緒年間重刻版本的《板橋雜記》可見於以下三套叢書中：《艷史叢鈔》、《金陵叢刻》、《雙棧景閣叢書》，三者內容無異，與乾隆五十九年《龍威秘書》本收的《板橋雜記》相同；《艷史叢鈔》多了作者余懷〈後跋〉、編者王韜的跋文；《金陵叢刻》中多了一篇編者傅春官所寫的〈重刻板橋雜記跋〉。

最接近現代的古籍版本則是宣統二年國學扶輪社的《香豔叢書·板橋雜記》，內容和乾隆五十九年的《龍威秘書》本相同，文中已有圈點斷句，排版較為整齊精美。

以上各叢書所收錄的《板橋雜記》，內文文字大多相同，僅有少數文字有所出入，由以上多次刊刻的紀錄，亦可見《板橋雜記》一書在清代應為相當受大眾歡迎的讀物，王韜在〈板橋雜記跋〉裡提到了此書廣受歡迎的背後因素：

余曼翁作《板橋雜記》，不以爲談豔之書，而以爲傷心之史，予讀之而掩抑摧藏，有同慨焉。蓋金陵爲自古繁華之地，明代號爲陪京，尤稱重鎮。當曼翁作記時，大江南北，名士才人，悉萃於此，如迦陵密之，舒章朝宗，人各踞一水榭，詩酒流連，每當斜陽殘照，青簾白舫，絡繹縠紋，明鏡間日以爲常，乃未幾而風景頓舒，疇昔板橋鳴珂諸巷，蔓草荒烟，異常蕭瑟。曼翁身歷盛衰，能無興感？余於道光丙午年（1846）間，從先君子暨顧滌盦明經師應試白下，時年十九，日暮客來，盪槳秦淮，兩岸笙歌，不絕於耳。轉瞬八年，陷爲盜窟，玉管收聲，珠簾減影，無復聞此中人矣！然則余亦以一身閱千秋之興廢，能無感慨繫之耶？金陵平定以後，稍復舊規，旋爲當道所禁，終於寥落。歌離弔逝，懷古傷今，今每有客自北來，談金陵之近事者，輒爲歎歎欲絕。故讀近人《白門新柳記》而泫然不知淚之何從也！淮水波寒，板橋草長，濡筆記之，輒自悲也。光緒五年花朝後四日淞北玉鮑生跋。²⁸

王韜認爲此書之所以動人而掩抑，是因為余懷不僅記載了晚明秦淮河畔的笙歌文化，且藉由今昔對比，引起懷古傷今之感，其背後深刻用意值得探究。

傅春官也記錄了他重刻《板橋雜記》的動機：

《曼翁集》……《板橋雜記》皆所著，然雜記世尤稱之。蓋六朝賸粉，輒易中人，矧作者身當鼎革其間，稱述哀樂無時，第曰：綢繆北里，憑弔南曲，不其慎與。（前之《蓮臺仙會品》、《士女表》、《曲中志》、《伎品》，後之續記《畫舫錄》、《新柳記》等書豔而不哀，稱者乃寡。）客秋靡淺，消磨是書，詎

²⁸ 余懷，《板橋雜記》（收入王韜撰，《艷史叢鈔》〔臺北：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光緒四年（1878）淞北玉鮑生刊行本〕，第1冊），玉鮑生，〈板橋雜記跋〉，頁1。

意昔者所歡，今迺弗忍卒讀，掩卷冥想，憂從中來允矣。事有傷心，不嫌異代，然而一灣淮水，興亡何窮？期美人之不來，信吾生之足樂，孤懷耿耿，亦又何焉？春閒手民謀書付梓，余嗒然若喪，漫無以應，輾轉物色，終焉此侔。嗟乎！茫茫世間，斷腸無所，如有解者，甯識方回已。光緒二十七年夏四月，江甯傅春官識。²⁹

傅春官認為此書有「異代」、「興亡」之感，藉由重刻此書，省思時代變化，「掩卷冥想，憂從中來」，希望能引起讀者的共鳴。

從以上不同版本《板橋雜記》所附的跋文和題記入手，我們可探析清代文人面對由明入清的時代鼎革之心態，從「前朝意識」到「遺民情結」種種多面向的感受，透過清代文人在為《板橋雜記》寫序題跋的敘述之中，可剖析其中寄託的「追憶情懷」之敘事；³⁰ 本文藉由初探《板橋雜記》不同版本比較，也希望引起大眾對於晚明江南地區出版文化與庶民生活史的興趣。

四、小結

余懷在《板橋雜記·後跋》中提到：

時錢虞山作於節度，劉漁仲為古押衙，故云云爾。辟疆老矣，一覺揚州，豈其夢耶？余甲申以前詩文，盡皆焚棄。中有贈答名妓篇語甚多，亦如前塵昔夢，不復記憶。但抽毫點注我心寫兮，亦泗水潛夫記《武林舊事》之意也。知我罪我，余烏足以知之。³¹

幸而余懷有部分贈答詩文留在其他文人之記載中，同時期的文人亦有記載和《板橋雜記》內所提到的名妓事蹟，如錢謙益的《列朝詩集小傳》中有紀錄名妓馬湘蘭、³² 柳如是³³ 等與文人交往情況，也略述了其他名妓的情形。

²⁹ 余懷，《板橋雜記》（收入傅春官輯，《金陵叢刻》[臺北：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七年（1901）江甯傅氏晦齋刊本]，第5冊），〈重刻板橋雜記跋〉，頁1。

³⁰ 相關研究可參考王成勉，〈再論明末士人的抉擇——近二十年的研究與創新〉，《全球化下明史研究之新視野論文集（一）》（臺北：東吳大學歷史學系，2007），頁231-241。

³¹ 余懷，《板橋雜記》，收入《艷史叢鈔》第1冊，〈後跋〉，頁1。

³² 錢謙益，《列朝詩集小傳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5），〈閩集〉，頁765-766。

³³ 相關研究可參考陳寅恪，《柳如是別傳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）。其中陳寅恪先生提出：「吳江盛澤區區一隅之地，其聲伎風流之盛，幾可比擬於金陵板橋。其故蓋非因政治，而實由經濟之關係有以致之。」此觀點值得深入探究。

文士與名妓的交遊往來促進了名妓在戲曲表演藝術上之發展，在王寧、任孝溫《崑曲與明清樂伎》一書中提出「妓路亦可為戲路」的觀點：「崑曲的傳播流布還存在一個『妓路』。尤其是名妓，她們藉助自己的獨特身分，擴大了崑曲在文人集團和上層社會的影響。文人和名妓通過崑曲結成了一種『棲生』的關係，或者是『作、演』，即文人創作、妓女演出，或者是『觀、演』，即文人賞鑑、妓女演出。這是崑曲發展和生存的一種文化背景，它支持著晚明崑曲的持續繁榮與發展。」³⁴而華瑋教授進一步闡述到「妓路的重要，馬湘蘭把北曲《西廂》從南京傳播到蘇州和杭州，即為其中顯例」。³⁵

若以《板橋雜記》所呈現之娼優戲曲表演內容，並參照筆記、小說、詩文集集中的相關資料來探討青樓名妓唱曲演劇之內容，或可描繪出晚明戲曲史上較不為人知的面貌。

【附表】

「傅斯年圖書館珍藏善本圖籍書目資料庫」所收《板橋雜記》版本表：

	卷數	叢書名	版本
1	三卷	《說鈴·後集》	清康熙四十四年（1705）刊本
2	三卷	《龍威秘書·第七集·吳氏說鈴攬勝》	清乾隆五十九年（1794）石門馬氏大酉山房刊本
3	一卷	《昭代叢書·別集》	清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吳江沈氏世楷堂刊本
4	一卷	《說鈴》（《藝苑摺華》第17冊）	清同治七年（1868）刊本
5	三卷	《豔史叢鈔》	清光緒戊寅（四）年（1878）王韜刊行本
6	三卷	《金陵叢刻》	清光緒二十七年（1901）江寧傅氏晦齋刊本
7	三卷	《雙棧景閣叢書》	清光緒三十四年（1908）長沙葉氏邵園刊本
8	三卷	《香豔叢書》第十三集	清宣統二年（1910）國學扶輪社排印本

³⁴ 王寧、任孝溫，《崑曲與明清樂伎》（瀋陽：春風文藝出版社，2005），頁143-144。

³⁵ 華瑋，〈馬湘蘭與明代後期的曲壇〉，《戲曲學報》2（2007）：55-82。